

国家社科基金

GUOJIA SHEKE JIJIN HOUQI ZIZHU XIANGMU

后期资助项目

1936—1941 卷二

# 夏 鼐 日 記

顧廷龍題



著名  
上海  
商標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1936—1941

卷二

# 夏丏 鼎 日 記

顧廷龍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Nov. 19th (Tuesday). Went to the Iraqi Consulate to get the Transit Visa, and then to the Passport Office for the Exit Permit. Finished the inkings in of the Bead Corpus altogether 16 plates, but the task of numbering still remains to be done.
- Nov. 20th (Wednesday). Went to the Consular Office and asked to grant a separate Permit for the Fish box which will be stored here.
- Nov. 21st (Thursday). Went to Khabri el-Khoubel & got the Permit of Transit of fishes from the Frontier Administration.
- Nov. 22nd (Friday). Got the separate Permits from the Consular Office. Went to Thos. Cooks, and arranged for the departure ~~the~~ <sup>the</sup> hoping to get the tickets etc. on next Friday. Temporarily concluded the packing arrangement for the departure.
- Nov. 23rd (Saturday). Redrew two sheets of the Bead Corpus. Numbering of the Corpus not started yet.
- Nov. 25th (Monday). Got the Corpus reproduced by Photostat Process. (Buccellati). Costing 2 1/2 pistons for 1/4 square. Changed my plan, wishing to reproduce all necessary copies (4 copies) here, and send to London instead of sending the original copies to London for reproduction, because of the risk of transportation.
- Nov. 26th (Tuesday). Started to re-type the ~~beads~~ <sup>beads</sup> in the Corpus published in Haragah, Gurob etc. <sup>according to the New Corpus</sup>. Re-drew some plate because of its being unsatisfactory in the photostatic reproduction.
- Nov. 28th (Thursday). Removed from the lodging (3 Haret el Fahmi Sharra Fahmi, near Bab el-Duk), to the student Dormitory of Azhar, behind.
- Nov. 29 (Friday). Arranged the travelling tickets from Thos. Cooks.
- Nov. 30 (Saturday) Mr. C.M. Wang the vice-consul of Jeddah, gave a farewell party to us. Still working on the re-typing of the Old Corpus from published in Haragah, and Gurob. Gave the draft of the drawing sheets of Corpus to Mr. Brunton, and asked him for advice. He pointed out the disadvantage of giving different type-number of perforation-type in different corpora. But I have made them whenever possible, for the exceptional case it is due to the desire to limit them to 9 types of technical classification.

# 目录

## 卷二

|     |        |
|-----|--------|
| 1   | 1936 年 |
| 86  | 1937 年 |
| 144 | 1938 年 |
| 236 | 1939 年 |
| 280 | 1940 年 |
| 344 | 1941 年 |

## 1936 年

### 1 月

1 月 1 日 星期三

在伦敦第一次过年,英国人对于圣诞节极注重,可对于过年却不在意中,各商店、各机关都照常营业。赴校,将 Karlgren[高本汉]的 *Yin and Chou in Chinese Bronzes* [中国青铜器中的殷和周]读完。返家,晚上在客厅中弄桥牌。我记起去年的元旦日,正在由家赴京的途中,在海轮上,与少兰、煌光、幼翰诸亲戚在一起,今年却都远隔千里了,不知道明年的元旦,更在何处过节。

1 月 2 日 星期四

上午赴校将高本汉的论文作一提要,摘记下来。下午赴伦敦学校,参观地理书籍的展览会。晚间上俄文班。

1 月 3 日 星期五

上午赴中国美展会参观。下午与陈君及房东,至附近其友人家中,弄桥牌,傍晚始返。

1月4日 星期六

阅 Sir A. Stein, *On the Ancient Central Asian Tracks* [斯坦因:《古代中亚的通道》],乃氏中亚三次探险之记述也,书中插图颇富,原价31先令半,前在旧书店以5先令购得之,殊为快意之事。

1月5日 星期日

上午与陈君至 Hampstead Heath [汉普斯特德荒原]游了一个上午。下午阅斯坦因之书。下午及晚间弄桥牌,旷误时间不少,以后应加节制。

1月6日 星期一

上午补记一星期来之日记,赴中国协会阅新近出版杂志。旋赴旧书店翻阅旧书,买了4本书;又陈箴熙君定购俄文书二册,下星期四有回信。下午赴英国博物院图书馆。旋至皇家学会,听 Pelliot[伯希和]讲演安阳殷陵,这次的旁听券也是他送赠我的。他的讲演内容大略如下:先述安阳之历史及地理,然后述小屯、后冈、侯家庄三处发掘地,及各处之重要贡献,最后专就侯家庄殷陵发挥陵墓之构造,陵中所发现之古物(述及铜器及白陶,对于日人所藏之大盃亦加述及),宋代盗掘坑,石刻之精美及其重要性,两大铜鼎及盃。讲演后放幻灯,共有50余片,为中央研究院所借,1-3为卜骨及卜甲,4-12田野工作情形(5为象坑,8为东区小坑,10为皇陵阶级,11示盗掘坑,12示木椁底),13彩陶,14黑陶,15-16白陶,17铜片,18-20骨器,21箭头,22-24铜戈及铜矛,25-31礼器(觚,簋,爵,斝,壶,盃,簠),32盃,33玉磬,34-35象牙,36-40石刻半身人像,41-50石刻(碗,础,水牛二,龟,蛙,鵠三面,饕餮)。讲演完毕后,余至讲台与之握手,谢其送券之善意。

1月7日 星期二

至博物院阅书,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皇家亚洲学会杂志》]中 Ycetts[叶兹]氏之安阳发掘记略, *Nature* [《自然》]中之四川发掘,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人类学研究》]中刘咸之《盃瓠考》及 *Toung Pao* [《通报》]中伯希和之《六朝唐代画家考》。

1 月 8 日 星期三

将伯希和之《六朝唐代画家考》阅完。阅斯坦因的 *Thousand Buddhas* [《千佛》], 有 Binyon [宾容] 之导言, 图版颇精美。赴中国协会阅报, 知 12 月 14 日中央改组之详情, 蒋廷黻有就任行政院政务处长之说。

1 月 9 日 星期四

至校, 阅《柏灵顿杂志》新年号中关于中国美展之论文, 又阅宾容之《远东画史》。旋至博物院图书馆, 阅 1925 年 *Year Book of Oriental Art* [《东方艺术年鉴》], 参观书画室中所陈列之中国画。晚间上俄文班。

1 月 10 日 星期五

至图书馆, 翻阅从前的旧 *Antiquity* [《古物学》]。

1 月 11 日 星期六

至图书馆, 翻阅《古代》旧杂志。

1 月 12 日 星期日

在家, 阅完 *A Little book about London* [《伦敦简介》] (pp. 1—160, by Whiting [怀廷著]), 及 Glanville [格兰维尔] 的 *The Egyptians* [《埃及人》] (pp. 1—95)。下午弄桥牌, 因为老陈的执拗, 颇为不欢, 后来转想, 又自觉得可笑。

1 月 13 日 星期一

本拟将 *Tang Paintings* [《唐代绘画》] 写好交进, 一进图书馆, 又是翻阅旧杂志, 弄了一天, 没有写一个字。返家后, 拟晚间开始写作, 燕京同学叶君来, 陪着谈笑, 弄桥牌, 到 11 时余才去。今天又是失眠, 睡在床上一两个钟头才入寐。

1 月 14 日 星期二

开始上课, 青铜铸造学, 本拟假期中画一测量图, 一天搁延一天, 终没有绘

成。下课后,连忙写《唐代绘画》,写了1000字左右,交卷才算完了一件事。至考古学院,规定本学期作业添了Museum Archacology[博物馆考古学]及Bronze Casting[青铜铸造]。

1月15日 星期三

将斯坦因的《古代中亚的通道》阅完(pp. 1—321)。此书将氏在新疆三次考古经过及成绩作一总叙述。就道德而论,捆载古物而返,氏实有侵中国主权。但就学术而言,氏之成绩实为可嘉,其精审似在安特生氏之上。安特生之考古工作,以沙锅屯所作最佳,仰韶村次之,至于甘肃的考古工作,仅代博物院购古董而已,无科学精神可言。中央研究院之工作尚佳,最大之缺陷在于出版报告过慢,此当由于这一方面人才之缺乏。下午赴Lancaster House[兰开斯特邸宅],知下午起Museum Archacology[博物馆考古学]开始上课。赴中国美展一游,购些画片。赴图书馆,阅《古物学》中Elliot Smith[埃利奥特·史密斯]的北京猿人(1931. 3)及毕士博(Bishop)的山西新石器发掘报告(1933. 12)。

1月16日 星期四

赴中国协会阅中国报纸,遇及张德昌君,据云最近接到蒋廷黻先生的来信要到南京做官去了。我对于做官虽没有什么热心,但亦不反对人家去做官,尤其是现在中国的局面下,不应该再谈清高,规避做官。故此事的得失在于结局,是救起了中国,还是仅仅毁坏了几个学界闻人,如丁文江做淞沪督办,前车可鉴。赴大学学院上矿石学。至旧书店翻书,只买了一本。赴艺术研究所上课,指定“周代京都”一题,下星期交卷。与吴金鼎君谈及丁文江氏逝世,中央研究院失一重要人物,后继无人,总干事一职傅孟真氏胜任而不干,惧有人反对也;李济之氏人缘较佳,亦有希望,但皆不及丁在君氏之干练。如李氏一去,考古组又成问题,梁思永可以继任为主任,而不能驾驭董、郭二氏,董氏又必不肯就主任一职。顺便又谈及蔡子民氏将来不幸逝世,后继者亦将无人,中央研究院根本成问题。晚间至Centre School of Art and Craft[工艺艺术中心学校],上Bronze Casting[青铜铸造]一课,10时许始返。

1 月 17 日 星期五

赴艺术研究所,阅 Bishop[毕士博]、W. C. White [怀履光]之 *Tombs of Old Lo-Yang* [《洛阳故城古墓考》],乃叙述洛阳韩君墓,只看完第一卷的叙述。因为要做下星期要交的“周代京都”一文,翻阅中国书籍,打断兴致,很觉不高兴。我真想离开这儿,改学埃及学或史前考古学。

1 月 18 日 星期六

上午赴附近图书馆,翻阅报章杂志。下午赴艺术研究所,将怀履光的《洛阳故城古墓考》的下半部,叙述出土物各件详细形状者,匆匆阅过。今天下雪,看着窗外的雪花乱飞,心中想假使是在家中与家人团聚着,欣赏窗外雪景,那是何等美妙。

1 月 19 日 星期日

上午与陈君偕往汉普斯特德荒原,雪已停止,但尚未融化,青年男女乘着雪橇在雪坡上滑走,他们真会享乐。回想国内青年,现在正是在那儿挣扎着从事救国运动,还受当局的禁制,真替自国青年抱无限的同情,自己尚未走出青年的界外,但不知怎样,总自觉已经老朽了。我自己没有充分享受青春的快乐,但是我并不懊悔,我只希望下一代的青年,能够比我这代享福,那便是中国的幸福了。在雪地中踏行着,到了近午,才想起回家。在公园门口,看见诸群人围着几个讲演台,一个是 Independent Labour Party [独立劳动党] 即共产党,旁边是 Christian Evidence Society [基督教见证会],再过去是 British Secular Society [英国非宗教联合会],写着 Reason is Religion [理性是宗教],再过去是黑衫党 (British Union of Fascists),遥遥相对,各讲演员都高声喊着,煞是有趣。返家后,在客厅与陈凌及房东弄桥牌,后来我独自坐在房中,写下星期要交的短篇论文,自觉颇有新解,至 11 时许始睡。

1 月 20 日 星期一

赴艺术研究所,阅 Hobson[霍布森]《猷氏集古录》瓷器部第 3 卷,均窑、磁州窑及定窑;第 4 卷,明代瓷器,只阅了一半。返家后,晚间广播无线电,谓国王

病危,我们等到 11 时,还是这消息,只好先去睡,心中想明天一定可以看见国王病故的消息。

#### 1 月 21 日 星期二

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已于昨晚 11 时 55 分逝世,今天的报纸第一版登载国王的遗像。我上午至大学学院上课,旋赴中国协会晤及吴君金鼎,知博物院今天闭馆一天。赴艺术研究所阅读霍布森《猷氏集古录》瓷器部的第 4 卷,再阅第 5 卷,只阅了三分之一。

#### 1 月 22 日 星期三

上午赴艺术研究所,上讨论班。下午赴 Museum of London [伦敦博物馆],上博物馆考古学,颇觉有意思。赴中国美展会,听叶兹教授的讲演。

#### 1 月 23 日 星期四

上午上岩石与矿物。赴艺术研究所,阅毕霍布森的《猷氏集古录》第 5 卷。上叶兹教授的班。晚间赴工艺美术中心学校上青铜铸造,开始作石膏外模。

#### 1 月 24 日 星期五

上午与陈君同赴 Westminster Hall [威斯敏斯特大厅] 之国王乔治五世停柩处。昨日由王宫移至此厅,今晨 8 时开始开放,任人入内参观,昨晚 1 时即有人在门外等候。我们抵其地时,由门口直至 Lambeth Bridge [兰贝斯桥],列成一长排,等了一刻钟才能进去,听说一小时可以通过 15000 人。御棕停在大厅中间,放在紫绒铺着的座上,棕上又放着毯,上面放置烛台及十字架,四角有御卫兵,俯首静立着。出来后,至威斯敏斯特教堂,观 Kingly [国王的] 新墓,昨天始移来埋葬,墓上的砖尚在砌堆中,Poet's Corner [诗人角] 又多一新鬼。赴中国银行取钱。购书。至不列颠博物馆阅书。晚间继续作青铜铸造,曾昭燏君谈起叶兹教授问她,我是否满意此间学校,我发了大批牢骚,表示要离开此间,曾说她也不满意,不过为了学位,又不得不屈就。学位,学位,你真害人不少。我想脱开你的毒手,不知能如愿否?

1 月 25 日 星期六

昨天睡得很晚,今天 10 时才起身,弄了半天的邮票,真是玩物丧志。下午赴图书馆阅报章杂志。回来后,阅不列颠博物馆 *Guide to Antiquities of Roman and Greece* [《罗马和希腊古物参观指南》],预备费半天的工夫,仔细阅览。

1 月 26 日 星期日

上午写作下星期的短篇论文,因为前晚的讨论,昨天整天不舒适,今天提笔写时,仍是生气。下午卓东来君来,陪着他谈话,傍晚始去。晚上写了几封信。

1 月 27 日 星期一

赴书店购书。赴博物院图书馆阅书。返家将行李由楼上搬到楼下去,楼下的一室较大,惟近街道较吵耳,布置室内陈设花了一个晚上,睡时街灯由窗帘上映入,犹似月光,令人不禁想起李白的诗来,低头吟着“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未免神伤。

1 月 28 日 星期二

今日为国王国葬日,学校停课,与陈君赴 Marble Arch[大理石拱门],10 时许抵其地,已人山人海,拥挤异常,为平生所未见,拥在中央,几乎透不过气来,有好几个人晕倒了,挤到前面,依旧看不清楚,因为有三四排军警,遮住视线,向后再一看,丈余的地都站满了人,不管看见看不见,都伸着头前望,自己也好满意了,少顷 Hyde Park[海德公园]鸣炮致敬,军乐悠扬,已 11 时余,仪仗行列开始到了,最初是军队卫兵,然后是灵柩,后面是现在的国王及罗、奥、比、布、丹国王与法总统等,但是看不清楚,后面是太后等的车,到 12 时余始完全通过。报载昨晚 7 时,便有人在街上带了食具等着,怪不得今天拥挤。前四天赴威斯敏斯特大厅参观者达 80 万人以上。今天各商店多闭门,勉强找到一间餐馆午膳。下午在家阅 Elliot Smith[埃利奥特·史密斯]的 *The Search for Man's Ancestors* [《寻找人类的祖先》],颇佳,通俗而不失精密,惟嫌篇幅稍短而已。以日间在人堆中挤拥过倦,晚间浴后即眠。接梅校长来信,又使我精神极其不安。辗转思

维,不能决定。

1月29日 星期三

上午至艺术研究所,因前次送进之短篇论文尚未阅毕,故仅讲西洋人研究中国画之小史。旋赴伦敦博物馆,上泉布学课。退课后,与惠勒夫人商洽,下星期起做实习工作。赴中国美展,听叶兹教授讲演。阅J. W. Greysong[格雷扬]等人的 *From Meteorite to Man* [《从陨星到人类》]。

1月30日 星期四

赴大学学院,上岩石与矿物,讲课将完毕,下星期拟加温习。赴博物院图书馆,翻阅鸦片战争时英人由中国携去之沿海地图,乃当时地方官陈报上司之地图,常有红签标注各地相距里数,驻防兵数等。赴艺术研究所,上讨论班,曾君及我的那篇《周代都城考》,最承赞许,今天宣读曾君的那篇。晚间上青铜铸造。

1月31日 星期五

赴博物院图书馆,阅斯坦因的 *Preliminary Report on a Journey of Archaeological and Topographical Exploration in Chinese Turkestan* [《中国新疆考古与地理探险旅行简报》],抄录《英咭喇国新出种痘奇法》旧刊本。晚间上青铜铸造,已作好石膏外模。

阅 E. Crawley 之 *Mystic Rose* [克劳利:《神秘的玫瑰》],首三章谓原人心理,视四周满是 evil spirits[恶鬼],故发生 taboo[禁忌]制度,对于不明了之事,皆以神秘视之,因之对于异性,亦发生 sex taboo[性禁忌],发例极富,有许多令我记起在故乡时所见所闻的事情。我以为中国内地的民俗,便是民俗学上的好材料。将来有暇,当在故乡作小规模搜集。

昨天与曾君谈起忠王供状,据云尚藏其家中,近已改存上海银行保险库中,陈寅恪先生曾托人接洽由清华出款千元影印,已有成议,后来不知如何作罢。又云:曾文正公日记影印本,删节不少,尤以关于批评时人之部分。此删去之部分,闻已毁弃,殊为可惜。

## 2 月

2 月 1 日 星期六

上午与陈君赴汉普斯特德荒原附近之 Keats Grove[济慈园林],参观诗人 John Keats[济慈]故居。室中陈列遗泽,标注史实。先至 The Brawne Room[布劳恩室],乃其情人 Fanny Brawne[法妮·布劳恩]所居者,当时有墙相隔,今则两屋相通。至济慈的 Sitting Room[起居室],壁中有 Severn[塞弗恩]所画济慈静坐此室读书之油画,室中陈列二椅,即依照画中之位置。风景不殊,而诗人逝世已过百年矣,令人生感。室前为花园,即济慈作《夜莺诗》之所,其旁之布劳恩起居室,即济慈得病后移榻之所,致其情人之函,有时即作于此室,传递至邻舍其情人之居,故无邮戳。楼上为寝室,梯已撤去,仅以白线志其处,须由布劳恩居室上楼,有济慈卒后遗像,及墓地照相,济慈获病之初即睡于此室中。其前之布劳恩居室,则陈列当时汉普斯特德荒原之风景。其旁小室,则陈列济慈在校及行医之证书等。游毕后,赴近旁之济慈博物馆,乃图书馆之一室,陈列济慈及其友好之书函,所藏之书籍,济慈情人之遗物,关于济慈之书籍等。阅览之余,令人钦佩英人保存先人手泽之热心。下午赴 Windmill Theatre[风车剧院],观 continual revue[连续时事讽刺剧]。晚间弄桥牌。

2 月 2 日 星期日

在家阅 A. Keith, *Concerning Man's Origin* [基思:《关于人类的起源》]。为通俗读物,其第 2、4 两章颇佳。又阅 Plenderleith, *The Preservation of Antiquities* [普伦德莱思:《古物保管》],以明日拟开始作实习也。晚间写信给周培智君,此事延搁一天又一天,自觉太不应该,恐将来自误前途,前星期三接到梅校长来信,我想于最近一月内决定此转学问题,不知可能否?

2 月 3 日 星期一

上午赴不列颠博物馆。下午赴伦敦博物馆之 Research Laboratory[研究实验室],谒 Dr. Plenderleith[普伦德莱思博士],询问关于取花土、漆杯之技术,及

能否在其实验室中学习。今天起开始学习古物保管,想从开箱一直到复原作陈列品为止。今天开箱、洗刷、编号,傍晚始返家。

## 2月4日 星期二

上午赴大学学院上普通测量,至艺术研究所上讨论班,系 Tang Pottery[唐代陶器]。下午阅霍布森之《猷氏集古录》瓷器部第6卷。

## 2月5日 星期三

上午至不列颠博物馆图书馆,阅殿本《西清古鉴》及《咬留吧总论》。又至旧书店翻旧书,没有带钱,选定了明天再购。赴伦敦博物馆上课,洗刷铜铁器之方法,系用 caustic soda[氢氧化钠]及 zinc[锌]。至中国美展,听叶兹教授之讲演。

## 2月6日 星期四

赴大学学院, Demonstration of Mineral and Rocks[矿物与岩石示范]已完毕,今天拿了十几个标本来定名,有好几个不知道,或定错了。出来,与吴君同赴不列颠博物馆,又同至北京楼午餐,随便谈论中国考古的情形。吴君说起小屯的发掘,现下虽告一段落,但因仅掘狭沟,未曾整个翻过,将来可以再掘,但那时须将现今探沟中之扰土翻出,始能再翻未扰过之土,工夫加倍不止。又谓小屯所掘得之物,记载编号不统一,以统率之主任时常更动,有时用 X. Y. Z,有时仅记深度,有时仅记一号数。取回来整理后,又未采取 card-index system[卡片一索引方法],将来颇多麻烦,吴君去年欲找刻纹黑陶而未得。关于照相之编号及索引,亦无办法。又说小屯发掘时之记载,仅有日期、发掘人、地点、出土物。自梁思永先生返国后,始大加改革,侯家庄之记载表格胜前远甚。至于北平研究院之发掘团,记载制度亦极坏,故无法作报告。中央研究院之小屯发掘报告,迟迟不出,亦以记载办法之不佳。吴君之意,以为最好仿 Petrie[皮特里]之办法,每季作一报告;或仿 Woolley[吴雷]之报告,先作每季之 preliminary report[简报],完工后再作总报告。又说到北平研究院之考古组主任徐旭生先生,吴君去年欲知彩陶情形,前往询问,徐先生谓未曾掘得一片,及吴君一检实物,大部分皆为彩陶,转质之徐先生,徐先生谓这些仅画着黑线,算不得“彩”,照

他的意思,彩陶是“五彩”的陶片,与普通所指之 painted pottery,意思不同。我记得去年听袁复礼先生说,他们在斗鸡台掘汉墓,墓旁之新石器时代遗址,为墓所破坏者竟完全不加注意,袁先生指出才知道。

下午购书,赴艺术研究所上讨论班,将我的那篇周代都城宣读给他们听,叶兹教授还摘要下来。晚间上青铜铸造课。

## 2月7日 星期五

上午赴不列颠博物馆,参观 Pottery Gallery[陶器馆];赴伦敦博物馆,练习拼合及粘贴陶片。晚间上青铜铸造,这星期作好 gelatine mould[明胶范]。

## 2月8日 星期六

阅 Crawford[克劳福德]的 *Man and His Past* [《人类及其过去》]。下午弄桥牌。傍晚至英国朋友处,参加茶会,至夜深1时许始返。发现被窃,林君的大氅失踪,我的室中幸无失物,大家都非常惊奇,3时许始睡。

## 2月9日 星期日

上午11时始起身,阅完克劳福德的《人类及其过去》(pp. 1—227)。

下午赴吴君处闲谈。又说起中国考古界的情形,现今的阻力,一是经费的缺乏,二是政治及社会的阻力,现今仍有许多人反对掘墓,而有些地方与祖坟有关,更为困难;又地方观念太深,今年河南省政府还向中央研究院索取安阳出土的东西,国人对于考古的观念仍与盗宝无异,安阳的裴老头子谓最好的办法,公开任村民发掘,出价收买,三一三剩一,中央、安阳、村民各得利益三分之一,则不出三月安阳之宝藏皆可掘出。又说起从前中央与地方的冲突,深夜起来在小屯打五道横沟,河南教育厅也派人来占中央所未曾发掘的地方,结果和解,由中央发掘,将来归河南保存,但河南省政府派的人,已经掘了一大批去,起运时还遗失了两箱,一箱是甲骨片,一箱是刻字的人头骨,到现在还不知道下落。河南博物院所藏的甲骨片,现有拓片暗中偷售,每份50元。吴君又提起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安徽的已知宝藏,山西的先史遗址更可注意。谈到7时许始散。

2月10日 星期一

补记一星期来之日记。阅 Petrie, *Aims and Methods of Archaeology* [皮特里:《考古学的目标和方法》]。下午赴伦敦博物馆,练习整理陶片。旋赴中国美展会。

2月11日 星期二

赴大学学院,上普通测量。旋至艺术研究所,上讨论班,关于商殷青铜器,没有什么意味。曾君说,叶兹教授的书不久便要出版了,关于考释文字方面,受她的助力不少;又说想到瑞典去跟高本汉学语言学,牛津的人类学以自然科学根柢过差,有点不敢去。阅毕皮特里《考古学的目标和方法》(pp. 1—193)。

2月12日 星期三

上午在不列颠博物馆观光。下午至伦敦博物馆上课,实习陶器修理之方法。至中国美展会,听叶兹教授之讲演,这是第四次,也是最末的一次,将铜器逐一指示其来源及特色,有似 public guide [通俗讲解],并没有新鲜的玩意儿。阅 Crawley [克劳利]之 *Mystic Rose* [《神秘的玫瑰》]。

2月13日 星期四

上午赴大学学院,上岩石与矿物,这是最后的一班,认识一般普通的矿石,约知大概。至中国协会阅新近的报章杂志,国事益不堪问。《东方杂志》新年号,有蒋维乔、吴稚晖关于中国教育会的纪事,吴文颇有趣,述与章太炎对骂之经过,不啻一革命外史也。下午至艺术研究所,乃宣读曾君所作的殷商文化。晚间上青铜铸造,作好蜡模。归途中曾君谓接到牛津方面友人来信,劝其仍在此间弄一学位为佳,曾君有首肯意。

2月14日 星期五

至艺术研究所,阅 O. Siren 的 *A 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Art, Vol. II, Han Period* [西尔伦:《早期中国美术史》第2卷,汉代],作札记颇慢,只看了一半。下午听西尔伦的讲演,乃将中国美展会的弥陀大佛像,与氏所知的其他佛像作